**《印度之佛教》**

**第十八章 印度佛教之回顧**

（pp.327-332）

上圓下波法師 指導

學生 釋振慈 編

2016.5.16

**壹、引言──察古鑑今，知本識變**

**（壹）嘆印度佛教之亡**

千六百年之印度佛教，師弦[[1]](#footnote-1)中絕[[2]](#footnote-2)，寂寞無聞；披陳[[3]](#footnote-3)簡而懷往事，未嘗不感慨系[[4]](#footnote-4)之。

**（貳）欣黃族佛教之盛**

衰亡以來，七百年於玆[[5]](#footnote-5)，佛教猶遍行於亞洲之黃色民族間，不失為黃族[[6]](#footnote-6)共信之宗教，佛弟子亦可以自慰[[7]](#footnote-7)矣！

**（叁）知佛教興替之由**

**一、約「人」辨──不限於佛子**

今之世，世局混亂，東方民族復甦[[8]](#footnote-8)之秋也。於此黃族文明之重鎮，其不容漠視[[9]](#footnote-9)，當不僅佛弟子已也。

**二、約「事」明──進知於所由**

為印度佛教之觀察者，不僅知之，而尤要於知其所以興替[[10]](#footnote-10)者。不為其所蒙[[11]](#footnote-11)，不阿[[12]](#footnote-12)其所好，知其本而識其變。必如是，而後信解之可，批評之無不可。否則信者認賊為父[[13]](#footnote-13)，實不足以言信佛；批評者逐影狂吠，亦徒[[14]](#footnote-14)亂視聽而已！

**貳、辨明──印度佛教衰亡之因**

**（壹）略述興衰之況**

**一、傳布於印度者**

佛教之興衰，自其傳布於印度者言之，

◎則以孔雀王朝為極盛。雖教化初及於南北，未足以言深入，然一躍而為印度之國教[[15]](#footnote-15)，導達[[16]](#footnote-16)群方，五印一家，實佛教從來所未有！[[17]](#footnote-17)

◎中印法難後，[[18]](#footnote-18)已不足言[[19]](#footnote-19)此矣。

**二、思想之發展者**

就其思想之發展言之，

◎則初以大乘入世傾向之開展，[[20]](#footnote-20)而演為學派之分流；分流又綜合，大乘佛教乃確立。[[21]](#footnote-21)雖以婆羅門學者之治佛法（p.328）者多，內蘊神化之機；為[[22]](#footnote-22)現實政教所限，大乘無僧；[[23]](#footnote-23)然大體[[24]](#footnote-24)言之，不失為達磨正常之開發也。

◎笈多朝興，真常、唯心之說盛，[[25]](#footnote-25)已不足言此矣！

**（貳）詳論**

**一、外緣**

**（一）總說**

佛教之盛極而衰，漸失淳源[[26]](#footnote-26)而變質，外來之教難，為[[27]](#footnote-27)其一因。

**（二）別明**

**1、內族之害**

**（1）熏迦王朝之毀佛**

佛教適應反吠陀之潮流而創立者，頗為吠陀文化之雅利安人所不滿，醞釀為[[28]](#footnote-28)熏迦王朝之毀佛。[[29]](#footnote-29)

**（2）印度教之排佛**

自爾[[30]](#footnote-30)以來，印度教憑其千百年來雄厚之潛力，在在[[31]](#footnote-31)與佛教爭。[[32]](#footnote-32)理論之辯難[[33]](#footnote-33)而外，常利用外族入寇[[34]](#footnote-34)之政治形勢以排佛。其甚者，戒日王信佛，婆羅門出[[35]](#footnote-35)之以行刺。[[36]](#footnote-36)

**（3）設賞迦王之禍佛**

佛坐菩提樹下成佛，於拘尸那入涅槃，設賞迦王竟伐菩提樹而毀拘尸那為空墟[[37]](#footnote-37)。[[38]](#footnote-38)佛教所受之損害，實不堪回首！[[39]](#footnote-39)

**2、外族之害**

**（1）匈奴族之毀佛﹝掠奪﹞**

匈奴族之毀佛，[[40]](#footnote-40)動機為寺院財產之掠奪。[[41]](#footnote-41)

**（2）回軍之入寇**

以思想之衝突，兼貨利[[42]](#footnote-42)之劫掠[[43]](#footnote-43)者，則回軍之入寇[[44]](#footnote-44)是矣。

**（三）小結**

歷[[45]](#footnote-45)受無限之摧殘，佛弟子之心境，間[[46]](#footnote-46)失其中道之常軌，佛教於是大變矣。[[47]](#footnote-47)

**二、內因**

**（一）總說**

敵者之摧殘，不足為佛教害，受吠陀文化之熏染，則佛教致命傷也。[[48]](#footnote-48)

傳說魔王面佛時，宣布其反佛教之決心，歷[[49]](#footnote-49)舉種種方法，佛答以不能損正法之一毫。魔末[[50]](#footnote-50)謂：吾將衣汝衣，食汝食，入佛教而行我舊法，佛為之瞿然[[51]](#footnote-51)而驚。受反佛教精（p.329）神之熏染，外若佛教，而實非法非律。「師子身中蟲，自食師子肉」[[52]](#footnote-52)，雖以師子之雄猛，亦且無如之何[[53]](#footnote-53)！

**（二）別明**

**1、傳說之紛岐**

**（1）明淵流之所以**

**A、人文背景為因**

印人薄[[54]](#footnote-54)於史地之觀念，故思辨[[55]](#footnote-55)深入而事多疏失，佛教宏布其間，亦未能免此。

**B、教典結集為之變**

◎初以釋尊根本聖典之賅[[56]](#footnote-56)攝未盡，又博采[[57]](#footnote-57)而補苴[[58]](#footnote-58)之。[[59]](#footnote-59)然以**事憑傳說，乏精密之考訂**，故於是否佛說，僅能以「法印」辨別之。[[60]](#footnote-60)

◎由是而**天、龍、夜叉宮中之佛法，源源而來**；非之則頗有符合佛說者在，是之則又多少異。

◎後後承於前前，積小異為大異，馴致[[61]](#footnote-61)以**「真常」、「大我」**，代「諸行無常」、「諸法無我」；以**恆常妙樂**，代「涅槃寂靜」；以**怖畏之天神**，代和藹之佛矣。

**（2）彰治學方針**

即今日而欲為之指證真偽，亦幾乎難能[[62]](#footnote-62)！唯[[63]](#footnote-63)可以初出者為本而研究之，窺其基本之思想，而後以之衡一切耳！

**2、偏激之圓融**

**（1）人文背景為所因**

◎印人之思想多偏激，偏激非如實徹底之謂，強調、誇大而達於極端是也。[[64]](#footnote-64)

◎見之於行為，淡泊自勵者，流於殘酷之苦行；聲色自娛者，流於縱欲之狂逸。

◎見之於神格，《吠陀》之讚詩，輒以**盡善盡美以讚一神**，**又即以此讚別神**，以是雜亂無系，成所謂「交換神教」[[65]](#footnote-65)。

◎極端思想之演化，即隨**舉一神而崇事之，即等於一**（p.330）**切**。自生主、造一切者、祈禱主、原人等，演化為生主、為梵、為我，而其根本仍大同[[66]](#footnote-66)。

**（2）思想行徑為之變**

**A、依事述變**

**（A）印度佛教之變**

◎釋尊出世，**反極端而唱中道**，宜可以日有起色矣！

◎惜釋尊滅後，佛弟子即**受其熏染而失中道**：重律者，日務瑣細而拘滯莫通；重法者一切隨宜，薄律制為事相。禪師昧教，浸假[[67]](#footnote-67)而不立文字；[[68]](#footnote-68)經師重說，日失其篤行[[69]](#footnote-69)之精神。

其偏激之思想，泛溢於大乘佛教者尤多：**無一大乘經而不以為究竟，無一修行法而不貫徹一切**。

偏激思想之交流，形成無可無不可[[70]](#footnote-70)，無是無非之圓融。**於是乎佛天同化，邪正雜濫**。

**（B）中國佛教之變**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餘風及中國，禪者一棒一喝，**罄**[[71]](#footnote-71)**無不盡**[[72]](#footnote-72)；念佛者則「南無阿彌陀佛」六字，是一味阿伽陀藥[[73]](#footnote-73)，**無病不治**。

**（C）小結**

偏激誇大極，而無不自以為圓融也！

**B、舉喻合法**

請以人身喻之，人之所以為人，以其有五官、四肢、百骸[[74]](#footnote-74)之全也，必各當其分，各司其職，而後為[[75]](#footnote-75)健康，否則即殘廢毀滅耳！

若自偏激而圓融之，則言[[76]](#footnote-76)目者，人非目不見，眼大[[77]](#footnote-77)於頭，舉人身之全而唯一眼可[[78]](#footnote-78)也。重手者，人非手不成，不妨手多於毛髮，舉全身而手之可也。舉七尺之身，無一而非眼也，無一而非手也，即[[79]](#footnote-79)眼即手，無手不眼，圓融極[[80]](#footnote-80)而不自知其為偏激誇大也。

**C、約義論非**

**（A）擬議聖者之失**

一切因緣和合生，畢竟無自性，（p.331）而緣起秩然不可亂，緣異則變，因異則滅，圓融者殆[[81]](#footnote-81)未之思也。以此為聖者境，為吾人所能達，懸為理想以求之猶可也；[[82]](#footnote-82)

而擬議[[83]](#footnote-83)聖境之圓融論者，忘其自身為凡愚，不於悲心利他中求之，乃欲於「唯心」「他力」「神秘」「欲樂」中求之。

**（B）平日行事之過**

◎凡於平日之行事，無不好大急功，[[84]](#footnote-84)流於觀望取巧也。彼必曰：「條條大路通長安」，「無一物而非藥」[[85]](#footnote-85)也。

※孰知[[86]](#footnote-86)面牆而立[[87]](#footnote-87)者，晝夢冥遊[[88]](#footnote-88)者，未足[[89]](#footnote-89)以語此。

有居渝[[90]](#footnote-90)都而赴南岸午餐之約者，沿嘉陵江[[91]](#footnote-91)北上，出秦隴[[92]](#footnote-92)，繞道西伯利亞[[93]](#footnote-93)，過歐洲，經紅海[[94]](#footnote-94)，歷印度而至南岸，雖條條是路，其奈[[95]](#footnote-95)此路行不得[[96]](#footnote-96)何！

無一物非藥，其如屎尿不可以應萬病何！

**D、小結**

圓融之病，深入佛教，或者以此為佛教光，而吾則恥之。或者以此為不執者，則又謗佛之甚者[[97]](#footnote-97)！

**3、「方便」之大濫**

**（1）承前啟後**

基於傳說之紛歧[[98]](#footnote-98)，偏激之圓融，無可不可[[99]](#footnote-99)而「方便」之義大濫。[[100]](#footnote-100)

**（2）正明**

**A、釋尊之本教**

**（A）取決之要**

釋尊之創教，內具特有之深見，然以非適應時代根性，[[101]](#footnote-101)正法莫得而宏闡，乃於適應時代根性之方便中，唱中道之行，如實之理。於印度固有之一切，善者從之；猶無大害者，則姑存之，而予以新解釋（如《雜含經》帝釋與阿修羅之爭）[[102]](#footnote-102)。

**（B）是非之辨**

藉方便而暢[[103]](#footnote-103)真（p.332）實，然未嘗[[104]](#footnote-104)無是非之辨也。

◎方便，以時地之適應而需要，時移境易，則昔之為妙方便者，今則轉為佛法之障。

◎方便僅為導入真實之方式，偏讚方便，每陷於喧賓奪主[[105]](#footnote-105)之勢。

◎方便或有適應特殊而偶用之者，迨[[106]](#footnote-106)誇大而普遍之，無不成為反佛教者。

**B、大乘初興**

大乘初興，猶知「正直捨方便，但說無上道」。[[107]](#footnote-107)

**C、後起的偏頗**

◎而後起者，惑於菩薩方便之勝於二乘，舉一切而融攝之。﹝1﹞不知時空之適應，﹝2﹞不知主客之勢，﹝3﹞不知常軌[[108]](#footnote-108)與變例[[109]](#footnote-109)。彼「方便究竟」者，且舉淫穢邪鄙為無上方便，遑[[110]](#footnote-110)論其餘？[[111]](#footnote-111)

※佛教有諺云：「方便出下流」[[112]](#footnote-112)，吾於佛教之梵化，有同感也。

**叁、總結──以古為鑑，導正視聽**

嗟乎[[113]](#footnote-113)！過去之印度佛教已矣，今流行於黃族間之佛教又如何？殷鑒[[114]](#footnote-114)不遠，勿謂圓融神秘而可以住持正法也！[[115]](#footnote-115)

1. （1）師：25.獸名。“ 獅 ”的古字。參見“ 師子 ” 。 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三），p.715）

   （2）獅弦：猶法音。演說佛法之音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五），p.101） [↑](#footnote-ref-1)
2. 中絕：1.隔斷。《戰國策‧趙策一》：“秦蠶食韓氏之地，中絕不令相通。”2.中斷；絕滅。

   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一），p.611） [↑](#footnote-ref-2)
3. （1）陳：13.久；陳舊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六），p.525）

   （2）簡：2.書籍；書柬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八），p.1246） [↑](#footnote-ref-3)
4. 按：此中「系」應為「繫」的通假字。

   繫：亦作“系”。“傒”的被通假字。2.引申為掛念，牽記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九），p.1024） [↑](#footnote-ref-4)
5. 於茲：1.至今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六），p.1574） [↑](#footnote-ref-5)
6. 黃族：1.指黃種人。2.指漢族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十二），p.993） [↑](#footnote-ref-6)
7. 自慰：自我寬慰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八），p.1335） [↑](#footnote-ref-7)
8. 復蘇：亦作“復甦”。蘇醒；恢復生機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三），p.1039） [↑](#footnote-ref-8)
9. 漠視：2.輕視，藐視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六），p.5） [↑](#footnote-ref-9)
10. 興替：盛衰，成敗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二），p.168） [↑](#footnote-ref-10)
11. 蒙〔ㄇㄥˊ〕：4.欺瞞；蒙蔽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九），p.523） [↑](#footnote-ref-11)
12. 不阿〔ㄜ〕：不曲從，不逢迎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一），p.417） [↑](#footnote-ref-12)
13. 認賊作父：比喻把敵人當父親，甘心投靠。亦作“認賊為父”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十一），p.254） [↑](#footnote-ref-13)
14. 徒：16.副詞。但；僅；只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三），p.971） [↑](#footnote-ref-14)
15. 國教：2.國家明文規定的本國所信仰的宗教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三），p.640） [↑](#footnote-ref-15)
16. 導達：1.猶疏通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二），p.1308） [↑](#footnote-ref-16)
17. 請參閱本書，第五章，〈阿恕迦王與佛教〉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7)
18. 請參閱本書，第九章，〈中印之法難〉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8)
19. （1）不足言：同“不足道”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一），p.413）

    （2）不足道：晉陶潛《桃花源記》：“停數日辭去，此中人語云：‘不足為外人道也。’”意謂不必向外人稱述。後以“不足道”謂不值得稱道，不值一談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一），p.414） [↑](#footnote-ref-19)
20. 請參閱本書，第十七章，第二節，〈秘密教之傳布〉，（pp.314-315）。 [↑](#footnote-ref-20)
21. 請參閱本書，第十一章，第二節，〈大乘藏結集流布之謎〉，（pp.186-187）。 [↑](#footnote-ref-21)
22. 為〔ㄨㄟˊ〕：35.介詞。被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六），p.1105） [↑](#footnote-ref-22)
23. 請參閱本書，第十二章，第一節，〈龍樹師資事略〉，（p.203）。 [↑](#footnote-ref-23)
24. 大體：3.大致，大概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二），p.1402） [↑](#footnote-ref-24)
25. 請參閱本書，第十三章，第一節，〈王朝之盛衰與佛教〉。 [↑](#footnote-ref-25)
26. 淳源：淳樸風俗的源流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五），p.1410） [↑](#footnote-ref-26)
27. 為〔ㄨㄟˊ〕：26.是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六），p.1105） [↑](#footnote-ref-27)
28. 為〔ㄨㄟˊ〕：23.變成。29.使；致使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六），p.1105） [↑](#footnote-ref-28)
29. 請參閱本書，第九章，第一節，〈中印之法難〉，（pp.161-165） [↑](#footnote-ref-29)
30. 自爾：1.從此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八），p.1332） [↑](#footnote-ref-30)
31. 在在：處處；到處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二），p.1010） [↑](#footnote-ref-31)
32. 請參閱本書，第九章，第一節，〈教難之概況及其由來〉，（pp.163-165）。 [↑](#footnote-ref-32)
33. 辯難：辯駁問難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十二），p.514） [↑](#footnote-ref-33)
34. 入寇：指外敵入侵進犯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一），p.1065） [↑](#footnote-ref-34)
35. 出：5.發泄；發散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二），p.473） [↑](#footnote-ref-35)
36. 〔唐〕玄奘譯 辯機撰《大唐西域記》卷5（大正51，895a18-c16）：

    時戒日王將還曲女城設法會也，從數十萬眾，在殑伽河南岸。……於是從諸王東上大窣堵波，登臨觀覽，方下階陛，忽有異人持刃逆王，王時窘迫，却行進級，俯執此人，以付群官。是時群官惶遽，不知進救。諸王咸請誅戮此人，戒日王殊無忿色，止令不殺。王親問曰：「我何負汝，為此暴惡？」對曰：「大王德澤無私，中外荷負。然我狂愚，不謀大計，受諸外道一言之感，輒為刺客，首圖逆害。」王曰：「外道何故興此惡心？」對曰：「大王集諸國，傾府庫，供養沙門，鎔鑄佛像，而諸外道自遠召集，不蒙省問，心誠愧恥。乃令狂愚，敢行凶詐。於是究問外道徒屬。有五百婆羅門並諸高才應命召集，嫉諸沙門蒙王禮重，乃射火箭，焚燒寶臺，冀因救火，眾人潰亂，欲以此時殺害大王，既無緣隙，遂雇此人，趨隘行刺。」是時諸王、大臣請誅外道，王乃罰其首惡，餘黨不罪，遷五百婆羅門出印度之境。於是乃還都也。 [↑](#footnote-ref-36)
37. 墟〔ㄒㄩ〕：2.故城；廢址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二），p.1188） [↑](#footnote-ref-37)
38. （1）《大唐西域記》卷8（大正51，915c17-20）：

    設賞迦王者，信受外道，毀嫉佛法，壞僧伽藍，伐菩提樹，掘至泉水，不盡根柢，乃縱火焚燒，以甘蔗汁沃之，欲其燋爛，絕滅遺萌。

    （2）請參閱本書，第十六章，第一節，〈教難之嚴重〉，（p.286）。 [↑](#footnote-ref-38)
39. （1）印順導師，《印度之佛教》，第一章，〈印度佛教流變概觀〉，（pp.9-10）：

    佛元三世紀中，熏迦王朝毀佛而佛教一變。前乎此者，佛教與（摩竭陀）孔雀王朝相依相成，國運達無比之隆盛，佛教亦登於國教之地位，遍及於五印，遠及於錫蘭、罽賓。後乎此者，佛教已失其領導思想之權威矣。

    佛元九、十世紀，佛教北受匈奴族之蹂躪，東受設賞迦王之摧殘，而印度教則尤明攻暗襲其間，佛教又為之一變。前此，佛教雖失其政治之指導權，偏於學術之研幾，然傳布普遍，不失為印度大宗教之一。後則局處摩竭陀，書空咄咄，坐待衰亡而已。

    （2）印順導師，《印度之佛教》，第十六章，第一節，〈教難之嚴重〉，（p.286）：

    國王設賞迦（月）挾武力西侵，所至壞佛法、毀寺、坑僧、伐菩提樹（佛成道處），教難遍及於恆河兩岸。拘尸那（佛涅槃處）之佛教，為之焚戮殆盡。玄奘師事之戒賢，即被坑而得脫者。九百九十二年，伐彈那王婆羅羯羅（光），感國難、教難之逼，率兵東征，不幸卒於軍。長子曷邏闍伐彈那（王增）立，設賞迦王誘與和而殺之。弟曷利沙伐彈那（喜增），被立於危急之時，號尸羅阿迭多，即玄奘西遊所值之戒日王也。戒日王禱於觀自在，一舉而勝設賞迦王，伐彈那王朝慶中興焉！戒日王用兵六年，統一中印度。崇信佛法，致三十年太平，佛教得稍稍復興。戒日王南攻摩訶剌陀，不克；晚年用兵於烏荼；迦摩縷波有抗衡意；其受東南民族之掣肘，無暇問西北事，實非笈多王朝強大之比也。一千零三十四年，戒日王卒，中印復大亂。婆羅門教學者，如前彌曼薩派之鳩摩利羅，後彌曼薩派之商羯羅，同出十一世紀，融攝佛教之理論而大成其學。印度教之復興，至此而大成。 [↑](#footnote-ref-39)
40. （1）印順導師，《印度之佛教》，第十六章，第一節，〈教難之嚴重〉，（p.285）：

    八百五十年頃，匈奴族掠北印，至密希拉古拉而破壞特盛，前已備言之。夙為說一切有系淵藪之迦濕彌羅、健陀羅，寺圯僧少，迥非昔日之舊。笈多王朝瓦解，全印陷割據之局。占有北印之匈奴，南下之勢猶急。九百四十年頃，拉奇普他那地方，成立遮婁其國，以阻匈奴之南下。婆羅門學者，師熏迦王朝遺意，鼓勵濕婆神（即大自在天）之熱信，以資武力之團結，佛教頗受其礙。

    （2）印順導師，《佛教史地考論》，十二，六，〈彌羅掘的滅法〉，（pp.312-317）：

    《西域記》（卷四）有較詳細的傳說：「數百年前，有王號摩醯邏矩羅（唐言大族）……宣令五印度國，繼是佛法，並皆毀滅，僧徒斥逐，無復孑遺。摩揭陀國婆羅阿迭多王（唐言幻日），崇敬佛法。……時大族王治兵將討，幻日王知其聲聞……數萬餘人，棲竄海島。大族王以兵付弟，浮海往伐。幻日王守其危險，輕騎誘戰，……生擒大族。……大族失位，藏竄山野，北投迦溼彌羅國……矯殺迦溼彌羅王而自尊之。乘其戰勝之威，西討健陀羅……毀𡨧堵波，廢僧伽藍，凡一千六百所」，摩醯邏矩羅，無疑即為寐吱曷羅俱；彌羅掘是略稱。《西域記》說大族「奇姿多智」，《蓮華面經》也說他「受於端正之身」。此人，依近代的研究，確見於印度的銘刻。約在西元四八四年頃，白匈奴即中國史書中的挹怛或嚈噠侵入印度。酋長頭羅曼，在五世紀末建立王朝。他的兒子，即摩醯邏矩羅，勢力非常強大。……嚈噠在北印強大的時代，佛教所受的摧殘，實是難以計算的。……嚈噠自大族失敗以後，這一帶地方即沒有像樣的王朝。文化、經濟、政治、宗教，沒落得可怕。就是沒有後代回教的打擊，也未必能有希望。我們所見玄奘時代的那些佛教，除了不信佛法而外，即使人民信仰佛法，而佛教僧徒還是一樣的毫無辦法。 [↑](#footnote-ref-40)
41. 請參閱本書，第十三章，第一節，〈王朝之興盛與佛教〉，（pp.222-223）。 [↑](#footnote-ref-41)
42. 貨利：貨物財利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八），p.687） [↑](#footnote-ref-42)
43. 劫掠：2.指劫掠者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二），p.780） [↑](#footnote-ref-43)
44. 入寇：指外敵入侵進犯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一），p.1065） [↑](#footnote-ref-44)
45. 歷：1.經歷；經過。指時間上的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五），p.361） [↑](#footnote-ref-45)
46. 閒〔ㄐㄧㄢ〕：亦作“間”。2.一定的空間或時間裡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十二），p.73） [↑](#footnote-ref-46)
47. 請參閱本書，第九章，第二節，〈教難引起之後果〉，（pp.166-168）。 [↑](#footnote-ref-47)
48. 印順導師，《大乘起信論講記》，第四章，第四節，第一目，壹，〈明發心成就者〉，（pp.302-303）：

    佛法的滅壞，有是政治的摧殘，有是僧團的腐化。如見到這種情形，能發起大心，護教整僧，即是菩薩行者。 [↑](#footnote-ref-48)
49. 歷：10.盡；遍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五），p.361） [↑](#footnote-ref-49)
50. 末：10.終；最後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四），p.692） [↑](#footnote-ref-50)
51. 瞿然：1.暢厲貌；驚視貌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七），p.1261） [↑](#footnote-ref-51)
52. （1）《佛說仁王般若波羅蜜經》卷2〈8囑累品〉（大正8，833c3-6）：

    大王！我滅度後，未來世中四部弟子，諸小國王太子王子，乃是住持護三寶者，轉更滅破三寶；**如師子身中蟲，自食師子**，非外道也。

    （2）《梵網經》卷2（大正24，1009b16-17）：「如師子身中蟲，自食師子肉。」 [↑](#footnote-ref-52)
53. 無如之何：猶言沒有什麼辦法來對付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七），p.112） [↑](#footnote-ref-53)
54. 薄：2.少；薄弱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九），p.572） [↑](#footnote-ref-54)
55. 思辨：1.亦作“ 思辯 ”。思考辨析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四），p.248） [↑](#footnote-ref-55)
56. 賅〔ㄍㄞ〕：1.完備，齊全。2.概括，包括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十），p.208） [↑](#footnote-ref-56)
57. 博采：亦作“博採”。廣泛地搜集采納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六），p.1593） [↑](#footnote-ref-57)
58. （1）補苴：補綴，縫補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九），p.89）

    （2）苴〔ㄐㄩ〕：4.補；填塞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九），p.336） [↑](#footnote-ref-58)
59. 請參閱本書，第四章，第四節，〈法毘奈耶之初型〉，（p.78）。 [↑](#footnote-ref-59)
60. （1）印順導師，《佛法概論》，第十二章，第一節，〈三法印〉，（p.157）：

    三法印，為佛法的重要教義；判斷佛法的是否究竟，即以此三印來衡量。若與此三印相違的，即使是佛陀親說的，也不是了義法。反之，若與三印相契合──入佛法相，即使非佛所說，也可認為是佛法。法是普遍的必然的理性，印是依此而證實為究竟正確的；依此三者來印證是佛法，所以稱為法印。三法印的名稱，是「諸行無常」，「諸法無我」，「涅槃寂靜」。

    （2）印順導師，《以佛法研究佛法》，五，〈三、從佛法的流行上說〉，（pp.171-173）：

    去佛不久，由於佛法在口口相傳中（初期聖典還沒有編集完成），各處的比丘們，都在傳說他的「親聞佛說」，或「展轉傳來」的佛法。不知道他所傳的，到底是否佛說（這已是混佛說與佛法為一），於是有以經、律、法相、戒──四事，集眾公決的勘辨真偽法（見於摩得勒迦）。在史實考證的觀點，這已太嫌不夠，不可避免的會以佛弟子說為佛說的（這可能是極合佛法的，也可能多少變化的）。依廣律說：如大家確信這展轉傳來的真是佛說（佛法），而不知在那裡說，那麼，不妨說在王舍城的竹園說，舍衛城的祇園說，或六大城隨說一處就好了。如不知為誰說，那麼，比丘，即不妨說是為阿難說；國王，即不妨說是為頻婆沙羅王說，為波斯匿王說；長者，即不妨說是為須達多說。《阿含經》與廣律中的說處與聽眾，一部分的來源，就是如此。特別如本生談，誰能精確的考定，佛在那裡說，為誰說？菩薩往昔行因的所在地，廣律說，這是過去的事情，說是迦尸國的波羅奈就得了。有關的國王，說是梵授王就得了。事實上，這只是老和尚們（「先軌範師」、「耆舊諸師」）的傳說如此！這可見，初期的聖典，自稱王舍城結集的原始聖典，早就如此。大乘經無非繼承這種作風，發展得更成為民族宗教型的聖典罷了！生活於印度文化中的印度的佛弟子，他們能契會這種精神，所以信受一切大乘經為佛說，而不被限於「佛說」而自拘的。印度佛教的開展，是怎樣的自由而活潑！

    （3）印順導師，《佛法概論》，第十八章，第三節，〈慧〉，（pp.238-241）：

    無漏慧的實證，必以聞、思、修三有漏慧為方便。如不聞、不思，即不能引發修慧，也即不能得無漏慧。《雜含》（卷30‧843經）曾說四預流支：「親近善男子，聽正法，內正思惟，法次法向」。這是從師而起聞、思、修三慧，才能證覺真理，得須陀洹──預流果。這是修行的必然程序，不能躐等。然從師而起三慧的修學程序，可能發生流弊，所以釋尊又說四依：「依法不依人，依義不依語，依了義不依不了義，依智不依識」，作為修學的依準。一、親近善知識，目的在聽聞佛法。但知識不一定是善的，知識的善與惡，不是容易判斷的。佛法流傳得那樣久，不免羼雜異說，或者傳聞失實，所以品德可尊的，也不能保證傳授的可信。善知識應該親近，而不足為佛法真偽的標準，這惟有「依法不依人」。依法考辨的方法，《增一含‧聲聞品》，曾略示大綱：「便作是語：我能誦經，持法，奉行禁戒，博學多聞。正使彼比丘有所說者，不應承受，不足篤信。當取彼比丘而共論議案法共論。……與契經相應，律法相應者，便受持之。設不與契經、律、阿毘曇相應者，當報彼人作是語：卿當知之！此非如來所說」。考辨的方法，佛說為四類：（一）、教典與「契經、律、阿毘曇都不與相應，……不與戒行相應，……此非如來之藏」，即否認它是佛法。（二）、如教典不合，而照他的解說，都是「與義相應」的。這應該說：「此是義說，非正經本。爾時，當取彼義，勿受經本」。這是雖非佛說而合於佛法的，可以採取它的義理。（三）、如不能確定「為是如來所說也，為非也」，而傳說者又是「解味不解義」的，那應該「以戒行而問之」。如合於戒行，還是可以採取的。（四）、如合於教典，合於義理的，「此真是如來所說，義不錯亂」，應該信受奉行。這即是以佛語具三相來考辨。釋尊或專約教典，說「以經為量」。或專約法義，說「三法印」。或專約戒行，說「波羅提木叉是汝大師」。這依法不依人，是佛法慧命所寄，是古代佛法的考證法。在依師修學時，這是唯一可靠的標準。我們要修學佛法，不能為宗派所縛，口傳所限，邪師所害，應積極發揮依法不依人的精神，辨別是佛說與非佛說，以佛說的正經為宗，以學者的義說為參考，才能引生正確的聞慧。二、從師多聞正法，要從語言文字中，體會語文的實義。如果重文輕義，執文害義，也是錯誤的，所以「依義不依語」。經上說：「聞色是生厭，離欲，滅盡寂靜法，是名多聞」（雜含卷1‧25經）。正法的多聞，不是專在名相中作活計，是理會真義而能引解脫的行證。多聞，決不能離聖典語文而空談，但也不能執文害義。否則儘管博聞強記，在佛法中是一無所知的無聞愚夫！三、義理有隨真理法相說，有曲就有情根性說，這即是了義與不了義，勝義說與世俗說。如不能分別，以隨機的方便說，作為思考的標準，就不免顛倒。所以說：「依了義不依不了義」。這樣，才能引發正確深徹的思慧。如以一切為了義，一切教為圓滿，即造成佛法的籠統與混亂。四、法次法向是修慧。依取相分別的妄識而修，無論如何，也不能得解脫，不能引發無漏正智，所以說「依智不依識」。應依離相、無分別的智慧而修，才能正覺，引導德行而向於正覺的解脫。佛法以正覺的解脫為目標，而這必依聞，思，修三而達到；聞慧又要依賢師良友。這三慧的修學有必然的次第，有應依的標準。這對於正法的修學者，是應該怎樣的重視釋尊的指示！ [↑](#footnote-ref-60)
61. 馴致：亦作“馴至”。逐漸達到；逐漸招致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十二），p.799） [↑](#footnote-ref-61)
62. 難能：不易做到；做不到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十一），p.902） [↑](#footnote-ref-62)
63. 唯：3.表示希望、祈請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三），p.386） [↑](#footnote-ref-63)
64. 印順導師，《印度之佛教》，自序，（p.1）：

    佛教之末流，病莫急於「好大喜功」。好大則不切實際，偏激者誇誕，擬想者附會，美之曰「無往而不圓融」。喜功則不擇手段，淫猥也可，卑劣也可，美之曰「無事而非方便」。 [↑](#footnote-ref-64)
65. （1）聖嚴法師《法鼓全集》，第一輯，第四冊，〈比較宗教學〉，（p.29）：

    **交換神教**（Kathenotheism），有譯作**交替神教**或**交代神教**，亦可目為單一神教的一種。這是在多神教中的一個特徵，即於多神信仰之多神中，有一位至尊的主神，餘神皆為主神的從屬，對餘諸神，不必列為必須崇拜的對象。在多神中單奉主神者，便是單一神教。如果在多神之中，選一神作為崇拜的對象，此神即被視為至尊的主神。到了另一時地的另一因緣而選另一位神來崇拜，同樣亦視為至尊的主神，而將先前所奉的一神淡忘者，這便是交換神教。交換神教一詞，是由馬克斯彌勒首創，施之於印度《吠陀經》信仰者的。因為在《吠陀經》中對諸神所用的讚歌，輒以最上最大最高最好的詞句來稱頌，似乎每一位大神，均是宇宙的主神。這在馬克斯彌勒之外的宗教學家，也以單一神教稱呼之。

    （2）**交換神教：**印度密宗起源於古吠陀典籍，其後流行於民間各階層，佛教在長期發展過程，逐漸滲入民間信仰，並受此等咒術密法之影響，加以攝取，作為守護教徒、消除災障之用，古來通常稱為雜密。密宗並將吠陀以來之諸神，用**交換神教**方式重新組織佛教，而出現許多明王、菩薩、諸天、真言咒語。（《佛光大辭典》（五），p.4477.4） [↑](#footnote-ref-65)
66. 大同：4.大體相同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二），p.1337） [↑](#footnote-ref-66)
67. （1）浸：11.副詞。逐漸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五），p.1287）

    （2）浸假：假令，假如。語出《莊子‧大宗師》：“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為雞，予因以求時夜；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為彈，予因以求鴞炙；浸假而化予之尻以為輪，以神為馬，予因以乘之，豈更駕哉！” 郭象 注：“浸，漸也。” 成玄英 疏：“假令陰陽二氣，漸而化我左右兩臂為雞為彈，彈則求於鴞鳥，雞則夜候無時。”**後多用為逐漸的意思。**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五），p.1288） [↑](#footnote-ref-67)
68. （1）《佛教史地考論》，〈一 中國佛教史略〉，〈七 新佛教之成長〉，（pp.56-57）：

    昔謂「藉教悟宗」，今則教相名言是分外事，其極至於「不立文字」。昔須「順物」「護嫌」，今則臨機大用，適化則宜，浸假而「呵佛罵祖」、「斬貓殺蛇」無非是道。」

    （2）印順導師，《中國禪宗史》，第一章，第三節，〈達摩門下的傳弘〉，（pp.36-37）。 [↑](#footnote-ref-68)
69. 篤行：1.切實履行；專心實行。2.行為淳厚，純正踏實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八），p.1222） [↑](#footnote-ref-69)
70. 無可無不可：後多用來指對人對事不拘成見。亦泛指對事依違兩可或沒有主見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七），p.104） [↑](#footnote-ref-70)
71. 罄〔ㄑㄧㄥˋ〕：2.引申為盡、竭。4.滿；全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八），p.1077） [↑](#footnote-ref-71)
72. 罄盡：1.全盡無餘。2.竭盡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八），p.1078） [↑](#footnote-ref-72)
73. 《一切經音義》卷21（大正54，439a19-20）：

    阿揭陀藥（阿，此云：普也；揭陀云去也。言服此藥者，身中諸病普皆除去也。又云：阿，無也；揭陀，病也。服此藥已，更無有病，故名之耳）。 [↑](#footnote-ref-73)
74. 骸〔ㄏㄞˊ〕：1.骨；屍骨。2.特指脛骨。3.指身體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十二），p.406） [↑](#footnote-ref-74)
75. 為：19.有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六），p.1105） [↑](#footnote-ref-75)
76. 言：6.學說；主張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十一），p.1） [↑](#footnote-ref-76)
77. 大：1.與“小”相對。形容體積、面積、數量、力量等方面超過一般或超過所比較的對象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二），p.1321） [↑](#footnote-ref-77)
78. 可：6.可以；能夠。7.值得，堪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三），p.31） [↑](#footnote-ref-78)
79. 即：17.副詞。特；只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二），p.529） [↑](#footnote-ref-79)
80. 極：19.程度副詞。猶甚，最，很，狠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四），p.1135） [↑](#footnote-ref-80)
81. 殆：8.大概；幾乎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五），p.157） [↑](#footnote-ref-81)
82. （1）印順導師，《學佛三要》，九，〈四、慧之觀境〉，（p.181）：

    究竟圓滿的大乘觀慧，必達理事圓融、真實平等無礙的最高境界。然在初學者，即不能如此，因為圓融無礙，不是眾生的、初學的心境。印度諸大聖者所開導的修道次第，絕無一入門即觀事事無礙、法法圓融的，而是由信解因果緣起，菩薩行願、佛果功德下手，然後由事入理、從俗證真，體悟諸法空性，離諸戲論，畢竟寂滅。此後乃能即理融事，從真出俗，漸達理性與事相，真諦與俗諦的統一。

    （2）印順導師，《中觀論頌講記》，懸論，（pp.18-19）：

    「若不依俗諦，不得第一義」，所以要說世俗諦。說二諦而重心在勝義空，因為「不得第一義，則不得涅槃」。這個意義是非常重要的！眾生在生死中，一切都沒有辦法，病根就在妄執真實的自性。若是打破自性的妄執，體達無自性空，那一切就都獲得解決了。緣起的空有無礙，是諸法的真相，但卻是聖者自覺的境界；在我們，只能作為崇高的理想，作為前進的目標！可以意解他，卻不能因觀想圓融得解脫。在自性見毫釐許未破的凡夫，先應該側重透徹一切空，打破這凡聖一關再說。

    世俗諦是凡夫所認識的一切。凡夫所認識的，顛倒虛妄，本不成其為諦，因凡夫的心境上，有這真實相現起，執為實有，所以隨順世間也就說為真實。雖覺得這一切是真實的，其實很不可靠，所以佛陀給我們指出認識中的虛妄，顯示聖者自覺的真實，使凡夫發心進求諸法的真性。這需要破除虛妄不實，開顯一切法的無自性空。一般人覺得是真實自性有的，現在說不是真實的。從觀察到悟解這不真實的自性無，才能窺見一切法的真相。這很重要，離生死虛妄，入解脫真實，都從此下手！

    （3）請參閱本書，第十一章，第三節，〈菩薩之偉大〉，（p.191）。 [↑](#footnote-ref-82)
83. 擬議：1.揣度議論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六），p.939） [↑](#footnote-ref-83)
84. 請參閱本書，自序，（p.1）。 [↑](#footnote-ref-84)
85. （1）《四分律》卷39（大正22，851b4-19）：

    時耆婆童子從學醫術經七年已，自念言：「我今習學醫術，何當有已？」即往師所白言：「我今習學醫術，何當有已？」時師即與一籠器及掘草之具：「汝可於得叉尸羅國面一由旬，求覓諸草，有非是藥者持來。」時耆婆童子即如師勅，於得叉尸羅國面一由旬，求覓非是藥者。周竟不得非是藥者，所見草木一切物，善能分別，知所用處，無非藥者。彼即空還，往師所，白如是言：「師今當知：我於得叉尸羅國求非藥草，面一由旬，周竟不見非藥者，所見草木，盡能分別所入用處。」師答耆婆言：「汝今可去，醫道以成。我於閻浮提中最為第一**；**我若死後，次復有汝。」時耆婆自念：「我今先當治誰？此國既小，又在邊方，我今寧可還本國，始開醫道。」於是即還歸婆伽陀城。

    （2）唐．孫思邈著《千金翼方》〈药名第二〉：

    論曰：有天竺大醫者耆婆云：『天下物類皆是靈藥，萬物之中，無一物而非藥者。』斯乃大醫也。 [↑](#footnote-ref-85)
86. 孰知：深刻瞭解；清楚地知道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四），p.237） [↑](#footnote-ref-86)
87. 面牆而立：指面對墻壁而立，一無所見。比喻不學習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十二），p.390） [↑](#footnote-ref-87)
88. （1）晝冥：白晝昏暗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五），p.751）

    （2）夢遊：亦作“夢游”。睡夢中游歷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三），p.1188） [↑](#footnote-ref-88)
89. 未足：1.不足，不能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四），p.687） [↑](#footnote-ref-89)
90. 渝：11.四川省重慶市的簡稱。因其地有渝水，隋於此置渝州而得名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五），p.1492） [↑](#footnote-ref-90)
91. 嘉陵江：古稱閬水、渝水，是[長江](https://zh.wikipedia.org/wiki/%E9%95%BF%E6%B1%9F)上游的[支流](https://zh.wikipedia.org/wiki/%E6%94%AF%E6%B5%81)，發源於[陝西省](https://zh.wikipedia.org/wiki/%E9%99%95%E8%A5%BF%E7%9C%81)[寶雞市](https://zh.wikipedia.org/wiki/%E5%AE%9D%E9%B8%A1%E5%B8%82)[鳳縣](https://zh.wikipedia.org/wiki/%E5%87%A4%E5%8E%BF)西北涼水泉溝，因其西源[西漢水](https://zh.wikipedia.org/wiki/%E8%A5%BF%E6%B1%89%E6%B0%B4)流經[禮縣](https://zh.wikipedia.org/wiki/%E7%A4%BC%E5%8E%BF)的嘉陵關（嘉陵關即趙王嘉陵墓所在地，故名嘉陵關）而得名。

    （資料來源：https://zh.wikipedia.org/zh-tw/%E5%98%89%E9%99%B5%E6%B1%9F） [↑](#footnote-ref-91)
92. 秦隴：1.秦嶺和隴山的並稱。2.指今陝西、甘肅之地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八），p.65） [↑](#footnote-ref-92)
93. 西伯利亞：古稱「鮮卑利亞」或「錫伯利亞」，是[俄羅斯](https://zh.wikipedia.org/wiki/%E4%BF%84%E7%BE%85%E6%96%AF)及[蒙古國](https://zh.wikipedia.org/wiki/%E8%92%99%E5%8F%A4%E5%9B%BD)北部的一片非常大的地域，佔有整個[北亞](https://zh.wikipedia.org/wiki/%E5%8C%97%E4%BA%9E)，面積約1,276萬[平方公里](https://zh.wikipedia.org/wiki/%E5%B9%B3%E6%96%B9%E5%85%AC%E9%87%8C)，範圍西至[烏拉爾山脈](https://zh.wikipedia.org/wiki/%E4%B9%8C%E6%8B%89%E5%B0%94%E5%B1%B1%E8%84%89)、東至[太平洋](https://zh.wikipedia.org/wiki/%E5%A4%AA%E5%B9%B3%E6%B4%8B)；北至[北冰洋](https://zh.wikipedia.org/wiki/%E5%8C%97%E5%86%B0%E6%B4%8B)，南至哈薩克的中北部，以及[蒙古國](https://zh.wikipedia.org/wiki/%E8%92%99%E5%8F%A4%E5%9B%BD)和[中國](https://zh.wikipedia.org/wiki/%E4%B8%AD%E5%9C%8B)的邊境。

    （資料來源：https://zh.wikipedia.org/wiki/%E8%A5%BF%E4%BC%AF%E5%88%A9%E4%BA%9A） [↑](#footnote-ref-93)
94. 紅海：位於[非洲](https://zh.wikipedia.org/wiki/%E9%9D%9E%E6%B4%B2)東北部與[阿拉伯半島](https://zh.wikipedia.org/wiki/%E9%98%BF%E6%8B%89%E4%BC%AF%E5%8D%8A%E5%B2%9B)之間，呈狹長型，……其西北面通過[蘇伊士運河](https://zh.wikipedia.org/wiki/%E8%8B%8F%E4%BC%8A%E5%A3%AB%E8%BF%90%E6%B2%B3)與[地中海](https://zh.wikipedia.org/wiki/%E5%9C%B0%E4%B8%AD%E6%B5%B7)相連，南面通過[曼德海峽](https://zh.wikipedia.org/wiki/%E6%9B%BC%E5%BE%B7%E6%B5%B7%E5%B3%A1)與[亞丁灣](https://zh.wikipedia.org/wiki/%E4%BA%9A%E4%B8%81%E6%B9%BE)相連。

    （資料來源：https://zh.wikipedia.org/wiki/%E7%BA%A2%E6%B5%B7） [↑](#footnote-ref-94)
95. 其奈：亦作“其那”。怎奈；無奈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二），p.102） [↑](#footnote-ref-95)
96. 行不得：1.不可做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三），p.889） [↑](#footnote-ref-96)
97. 甚者：指情況比較嚴重或突出的人或事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一），p.573） [↑](#footnote-ref-97)
98. 紛歧：混亂不一致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九），p.764） [↑](#footnote-ref-98)
99. 無可不可：2.猶言不知如何是好。形容情緒激動至極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七），p.104） [↑](#footnote-ref-99)
100. 請參閱本書，自序，（p.5） [↑](#footnote-ref-100)
101. 請參閱本書，自序，（p.6）及 第十一章，第一節，〈思想之根抵、啟發與完成〉 [↑](#footnote-ref-101)
102. 《雜阿含經》卷40〈1109經〉（大正2，292b1-12）：

     爾時，天眾中有天智慧者，阿修羅眾中有阿修羅智慧者，於此偈思惟稱量觀察，作是念：「毘摩質多羅阿修羅所說偈，終竟長夜起於鬪訟戰諍，當知毘摩質多羅阿修羅王教人長夜鬪訟戰諍；釋提桓因所說偈，長夜終竟息於鬪訟戰諍，當知天帝釋長夜教人息於鬪訟戰諍，當知帝釋善論得勝。」

     佛告諸比丘：「釋提桓因以善論議伏阿修羅。諸比丘！釋提桓因於三十三天為自在王，立於善論，讚歎善論。汝等比丘亦應如是，正信非家，出家學道，亦當善論，讚歎善論，應當學！」 [↑](#footnote-ref-102)
103. 暢：2.舒展；表達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五），p.816） [↑](#footnote-ref-103)
104. 未嘗：3.用於否定詞前，構成雙重否定，使語氣委婉。猶並非，未必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三），p.991） [↑](#footnote-ref-104)
105. 喧賓奪主：客人的聲音比主人的還要大。比喻客人占了主人的地位或外來的、次要的事物侵占了原有的、主要的事物的地位。 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三），p.451） [↑](#footnote-ref-105)
106. 迨〔ㄉㄞˋ〕：3.等到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十），p.768） [↑](#footnote-ref-106)
107. （1）《妙法蓮華經》卷1〈2方便品〉（大正9，10a19）：「正直捨方便，但說無上道。」

     （2）印順導師，《佛法概論》，〈自序〉，（pp.a1-a2）：

     深深的覺得：初期佛法的時代適應性，是不能充分表達釋尊的真諦的。大乘的應運而盛行，雖帶來新的方便適應，「更以異方便，助顯第一義」；但大乘的真精神，是能「**正直捨方便，但說無上道**」的，確有他獨到的長處！佛法的流行人間，不能沒有方便適應，但不能刻舟求劍而停滯於古代的。原來，釋尊時代的印度宗教，舊有沙門與婆羅門二大類。應機設教，古代的聲聞法，主要是適應於苦行，厭世的沙門根性；菩薩法，主要是適應於樂行，事神的婆羅門根性。這在古代的印度，確乎是大方便，但在時異境遷的今日，今日的中國，多少無上妙方便，已失卻方便大用，反而變為佛法的障礙物了！所以弘通佛法，不應為舊有的方便所拘蔽，應使佛法從新的適應中開展，這才能使佛光普照這現代的黑暗人間。

     （3）印順導師，《淨土與禪》，〈二、念佛淺說〉，（pp.93-94）：

     方便有兩種，一正方便，二異方便。《法華經》說：「正直捨方便，但說無上道」。這不是不要方便，而是說，在一乘大法中，要捨棄那不合時機的方便，而更用另一種方便來顯示第一義。正方便，即三乘共修的方便。佛為聲聞說戒、定、慧三無漏學，及無常、苦、無我、不淨等觀門，使眾生厭生死苦而出離世間。但這是容易沈溺於獨善厭世的深坑，所以到了大乘，除了對無常、苦、無我、不淨等，給以新解說而外，更有異方便來教導。但異方便，不是聲聞法中所完全沒有的，只不過大乘中特別重視而已。這就是修塔供養，興建廟宇，畫佛圖像；乃至一低頭，一舉手，或一稱南無佛，皆可成佛道等。這種種方便，特重佛功德的讚仰，著重於莊嚴。

     （4）印順導師，《無諍之辯》，〈五、敬答「議印度佛教史」〉，（p.122）：

     佛後之佛教，乃次第發展而形成者。其方便之適應，理論之闡述，或不適於今者，或偏激者，或適應低級趣味者，則雖初期者猶當置之，況龍樹論乎！ [↑](#footnote-ref-107)
108. 常軌：通常的規矩、法則或秩序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三），p.738） [↑](#footnote-ref-108)
109. 變例：不符合常例的變通條例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五），p.529） [↑](#footnote-ref-109)
110. 遑：3.何暇，怎能。常用於反問句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十），p.1035） [↑](#footnote-ref-110)
111. 請參閱本書，第十七章，第四節，〈印度佛教之衰亡〉，（pp.325-326）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11)
112. 印順導師，《華雨集》，第四冊，〈一、契理契機之人間佛教〉，（p.28）：

     欲界天神──大力鬼王與高等畜生天的融入佛教，不但有五甘露──尿、屎、骨髓、精、血，五肉──狗肉、牛、馬、象、人肉等鬼神供品；而「佛法」所禁止的咒術以外，占卜、問鏡、觀星宿，火祭──護摩，這些印度神教的，都納入「秘密大乘」。念天而演變到以「天（鬼神）教」方式為佛法主流，真是世俗所說的「方便出下流」了！重信仰，重秘密（不得為未受法的人說，說了墮地獄），重修行，「索隱行怪」的「秘密大乘佛法」，是「念佛」與「念（欲）天」的最高統一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12)
113. 嗟乎：亦作“嗟呼”。嘆詞。表示感嘆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三），p.437） [↑](#footnote-ref-113)
114. 殷鑒：亦作“殷監”。謂殷人子孫應以夏的滅亡為鑒戒。《詩‧大雅‧蕩》：“殷鑒不遠，在夏后之世。”《韓詩外傳》卷五作“殷監”。後泛指可以作為借鑒的往事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六），p.1487） [↑](#footnote-ref-114)
115. 印順導師，《華雨集》第五冊，一，〈四、對佛法之基本信念〉，（p.49）：

     對現代佛學來說，應有以古為鑑的實際意義。佛法與佛學史的研究，作為一個佛弟子，應有純正高潔的理想──涅槃寂靜是信仰，是趣求的理想。為純正的佛法而研究，對那些神化的，俗化的，偏激的，適應低級趣味的種種方便（專重思辨也不一定是好事），使佛法逐漸走上衰運，我們不應該為正法而多多反省嗎？ [↑](#footnote-ref-115)